

白刃

B A I R E N

没有永恒的朋友，也没有永恒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
也许多年以后，你我还会再次握手言和，
就像当初一样，成为兄弟。

民国16年，公元1927年 上海，中国 传奇 上演

只是，牺牲的永远不在了。

他们会成为墓碑上冰冷的名字，
接受后人无声的凭吊。

亦名/著

亦名/著

白刃

B A I R E N


团结出版社
UN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刃 / 亦名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126 - 1661 - 5

I. ①白… II. ①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6990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

开 本: 16

字 数: 416 千字

印 张: 22. 5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26 - 1661 - 5/I. 765

定 价: 34. 8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

楔 子

1927年春，上海。

黄昏时分，天昏地暗，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潮凉的湿气在拥挤的城市里蔓延，闷得连一丝风都没有。

外白渡桥北岸的小巷子中，坐落着一家白俄酒馆。酒馆经理是落魄的白俄贵族，在沪经营多年，酒馆中布置的方格台布、黄褐色雕花护墙板和古典造型的铁灯架，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气息。

程天境走进酒馆，找了一个角落的座位，点了一杯金爵士杜松子酒，翻开新买的报纸，标题赫然写着“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将军发出声明，‘工人但有扰乱，驻军必将负责缴械’”，白纸黑字，触目惊心。

程天境慢慢品啜着洋酒，内心深感不安。此刻的上海风云变幻，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与国民党中央的分歧不断激化，各路人马暗涌杀机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。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，脑子里装满了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，对于校长蒋介石忠心不贰，这次奉命从南京急赴上海，不知等待他的是什么任务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一个商人模样的男人走了进来，坐在程天境对面，道：“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程天境道：“刚到不久。”说着放下报纸，坐直身体，双臂垂直放在膝上。

那人微微皱了皱眉，道：“一看你的坐姿，就猜出你当过军人。”他看了看四周，道，“干我们这行的，暴露身份是大忌，越是不引人注目，越能多活几年。”

程天境低声道：“是。”身体放松了一些，将双手放在桌子上。

那人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个信封，推到程天境面前。

程天境打开信封，掉出一把黄铜钥匙，上面栓着一个精致的钥匙牌，写

着“国际饭店”四个字和一个房间号码。程天境收起钥匙，见信封里还有一张照片，取出来仔细看了看。

那人道：“楚怀荆，粤系暂编七师师长，老广中响当当的左派。你是黄埔出来的，对这个人应该不陌生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我读黄埔军校的时候，他是教官。北伐时期，他去了第四军二十五师，往湖南打，我去了第一军，往江西打，以后再没了联系。”

那人道：“最近有他消息吗？”

程天境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有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他跟邓演达一伙人走动甚密，秘密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，进行军事策划，公然指责蒋总司令，还叫嚣要打响反蒋第一枪。这种人放任下去，必成党国之患，断不能容！”

程天境道：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那人道：“据可靠消息，明天楚怀荆秘密抵沪，要与共产党进行接触。现在是非常时刻，一旦让他们联合起来，势必如虎添翼，可就不好应付了。你是总司令很欣赏的学生，这次钦点你执行任务，希望你能帮他除却这块心病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明白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不管你在哪里动手，使用什么手段，我只要四个字：死要见尸！”

程天境脸上毫无表情，默默点了点头。

那人又道：“如果需要帮手，我可以给你找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不必了，做这种事，我习惯一个人动手。”

那人加重语气道：“你记住，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期，不能让他们抓住总司令的把柄！一旦失败，完全是你与楚怀荆的私人仇怨，跟南京方面没有任何关联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放心，这种事又不是第一次干，规矩我懂。”

那人赞许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如果行动顺利，事后下午两点钟，还在这里见面。”说完起身离去。

程天境等他走后，又坐了一会儿，将剩下的半杯酒慢慢喝完，默默走出酒馆。

第二天，程天境来到上海国际饭店，按照钥匙牌上的号码找到房间，进屋之后，他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皮箱，里面是一身饭店侍者的衣服、一把枪牌自动手枪和两个弹夹。

程天境对这个型号的手枪并不陌生，检查了一下手枪膛线，发现这把手



枪还没被使用过，六条来复线上还保留着出厂前拉切的阴槽纹路。他熟练地拔出弹夹，拉动套管，一颗子弹从退壳窗里蹦了出来，又试了试复进机簧的力度，对枪械的性能十分满意。他看了看手表，计算了一下行动时间，躺在窗边的摇椅上，让身体放松下来。

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窗外霓虹灯闪烁。

程天境没有开灯，摸黑穿上侍者的衣服，将手枪插在后腰里，默默等待。

不久之后，走廊中传出脚步声响，他将房门打开一条细缝，只见楚怀荆与三个保镖进入隔壁的房间。

程天境靠着墙，闭上眼睛，让心镇定下来，取出一瓶早准备好的白兰地酒，放在托盘上，走到隔壁房间前，轻轻敲了敲门。

片刻，房门打开。一个保镖露出半边身子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程天境道：“饭店赠送每位贵宾一瓶上等法国酒，经理让我给楚先生送过来。”

保镖接过托盘，道：“你走吧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麻烦楚先生在酒水单上签个字，我好拿回去交差。”

保镖看了看托盘上酒水单，道：“你在外边等着。”然后转身往屋里走去。

当他转过身体的一瞬间，程天境扬起手，他掌心扣着一枚一寸长的钢钉，猛地拍在保镖的后颈上，钢钉准确地从第一、二节椎骨间刺入，贯穿中枢，没入骨。保镖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酒瓶“砰”的一声摔落。

程天境一击毙敌，并不着急进屋，闪身站在房门外。只听屋中有人叫道：“老孙，你怎么了？”跟着传出一声惊喝，一个人从房门冲出。

程天境不待他站稳，右掌横击，掌缘斩在那人的咽喉上。那人猝不及防，咽喉软骨都被击碎，双眼凸出眼眶，张大了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身子向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一切都在几秒钟内完成，程天境纵入屋中，只见第三名保镖正往外掏枪，他抖手掷出一把飞刀，刀锋闪电般割断对方的颈动脉和气管，鲜血喷出一尺多远。

程天境掷出飞刀的同时，拔枪在手，对准屋中唯一的存活者，道：“别动！”

楚怀荆盯着他，沉声道：“你……我认识你，一期二队学员，程天境！”

程天境的目光有些复杂，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楚怀荆脸上露出鄙夷之色，道：“在我的学生中，你本是一个可造之材，原以为你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，想不到竟然沦为一名刺客，可惜了。”

程天境道：“楚教官，这是你我的命运，对不起了！”

两人目光相对，楚怀荆料到即将发生什么事，挺直胸膛，道：“不准打我的头！我是军人，我要死得有尊严。”

程天境扣动扳机，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楚怀荆心脏位置炸开一朵血花，身子向后倒去，跌在沙发上。

空气中弥散着火药的气味，楚怀荆双目不瞑，一缕鲜血从胸口流下来，像一条红色小溪汨汨流淌，染红衣裤。

程天境走上前，将楚怀荆的身体扶正，抓过一条毛毯，挡住流血的伤口。然后将他的双眼合上，看上去仿佛睡着了似的，神态中不失从容与安详。

做完这些事，程天境向教官的遗体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房间，将房门轻轻带上。

时隔一天，程天境如约来到白俄酒馆，见对方已经坐在老位置上了。

那人向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看到报纸了，干得不错。”

程天境淡淡一笑，没有说话。

那人又取出一个信封，放在程天境面前，道：“下一个任务。”

程天境打开信封，又是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个身穿戎装的青年军官，他脸上淡淡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。

那人道：“认识？”

程天境道：“许烈洪，黄埔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。我们都是一期二队的学员，一起参加第一、第二次东征，在战场上我救过他一次，他救过我两次，我还欠他一条命。”

那人道：“正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亲手了断这个情分。许烈洪在北伐中负了伤，现在正在上海治疗，有确凿消息，他已经站到了共产党那边，号召黄埔同学推翻总司令。现在的局势很不好，总司令忧心忡忡，黄埔军是他的根本所在，是他平定天下的基石，如果根本动摇，势必江山不稳！你也是黄埔出来的，懂得利害关系，是不是？”

听着他的话，程天境的心一点儿一点儿硬了起来，收起照片，道：“我干！”

那人道：“老规矩……”

程天境道：“明白，死要见尸！”

那人笑了，道：“干好这几件事，我在总司令那边为你请功。”说完，起身走出酒馆。

程天境目送他离去，沉默片刻，从贴身衣兜中摸出一张照片，那是他与许烈洪的合影，两个青年军官并肩站在战壕边，军装上粘满泥土，神情冷漠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可见局势之严峻。那是棉湖之战前夕，教导第一团千余



之众抵御上万强敌，一仗打下来，两人死里逃生，所部三营 385 名官兵仅存 111 名。程天境翻过照片，背面用钢笔写了一首诗，是唐代诗人孟郊的《汴州离乱后忆韩愈、李翱》：

“会合一时哭，别离三断肠。残花不待风，春尽各飞扬。

欢去收不得，悲来难自防。孤门清馆夜，独卧明月床。

忠直血白刃，道路声苍黄。食恩三千士，一旦为豺狼。

海岛士皆直，夷门士非良。人心既不类，天道亦反常。

自杀与彼杀，未知何者藏。”

程天境默念到“忠直血白刃，道路声苍黄”这句时，心中发出一声叹息，过了片刻，目光中的感慨之情渐渐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酷的神色……

1927年4月11日，上海。

毛林根走进陆记商行的时候，虞方南正在算账，他面前堆着两叠半尺高的账簿，将一把铜算盘打得噼啪作响。

看到毛林根进来，虞方南长长叹了口气，用力揉了揉太阳穴，不知为什么，每次看到这个兄弟，他都会产生一种要出事的预感。

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幼年时候效仿大人们拜了把子，相互替对方挨了多少打，数都数不过来。后来虞方南拜梅镇青帮老头子陆浩园为义父，搬到梅镇住了很久，两人的联系才渐渐少了。这次虞方南回上海打理义父的生意，听说毛林根前些日子参加了工人武装起义，在总工会纠察队担当了一个职务，正打算找时间跟他聊聊，没想到他先找上门来了。

毛林根用衣角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顺手拿起虞方南桌上的宜兴小茶壶，对着壶嘴用力一吸，半壶茶被他一下子吸干了。

虞方南伸手把茶壶抢了过来，道：“茶叶可不是这么喝的，别寒碜人了。”说着给他倒了一大杯凉开水，“你凑合喝这个吧。”

毛林根横了他一眼，道：“真小气！”然后将凉开水喝了个干净，坐在虞方南对面，道，“找你帮忙来了。”

虞方南料到他会说这话，道：“这次是多大的麻烦？”

毛林根打开带来的报纸卷，取出一把刺刀，放在桌上，道：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

虞方南拿起刺刀，用拇指试了试刀锋，暗暗一惊，这是毛瑟步枪专用刺刀，刀锋锐利异常，注油孔、护手钩、枪口环做工讲究，特别是刀柄上加装一块铁片，防止枪口火焰伤及刀把和刀把背，这不是常见配制，只有德国制的刺刀上才有这种枪焰护片。他看了一眼毛林根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

毛林根道：“纠察队的两个弟兄被人杀了，这是凶器。”

虞方南默默看着刺刀，眉头皱起，半晌不语。

毛林根见他神情凝重，道：“别闷着，倒是说句话啊？”

虞方南苦笑一声，道：“林根，真有你的，麻烦越惹越大了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你看出什么来了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这是 M-1898 步枪专用刺刀，正宗德国货，国内兵工厂造不出来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这种德国刺刀在军队中装备极少，只配发国民革命军最精锐的黄浦第一军，民间和黑市上都弄不到这个东西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杀你弟兄的人，不是江湖杀手，而是来自军队，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军人！”

毛林根的神情变得严峻起来，道：“你说真的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不是我看轻你，就凭你们工人纠察队那几号人，想惊动这种刺客，根本不够格。”

毛林根沉默片刻，道：“我跟你说实话，刺客不是冲我们来的。昨天下午接到总工会任务，命令我们护送一个同志离开上海。这个同志在北伐战斗中负伤，正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我带人赶到医院，刚刚与他取得联系，外面就出了事。一个刺客化装成医生混进医院，被护士小姐发现，我两个弟兄过去盘问，被他出手击杀。等我们赶了过去，刺客已经跑得没影了，只留下了这把刺刀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你两个弟兄怎么死的？”

毛林根用手指在脖子上一抹，道：“咽喉中刀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就一个伤口？”

毛林根道：“一刀还不够？气管都割断了，当场咽气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你们赶过去，用了多长时间？”

毛林根道：“不到两分钟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这么短的时间，击杀两人，从容而退。老兄，这是顶尖的高手，手上没有几十条人命，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和心理素质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不麻烦也不找你了。那个同志对我们至关重要，明天必须送他离开上海，你帮我保护他的安全。”

虞方南不置可否，轻轻揉着下巴，这是他思考问题时的习惯动作，过了一会，道：“你们怎么安排的，走陆路还是水路？”

毛林根道：“走铁路，车票都买好了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不行，火车不安全，车厢里人多眼杂，刺客很容易接近目标，防不胜防。坐船可靠一些，明天正好怡和号轮船起程，这是英国商船，

我跟船长有点儿交情，想办法给你们弄个包舱。”

毛林根没有异议，道：“听你的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你也向我透个底，这人是谁？犯了什么事，惹得仇家上门追杀？”

毛林根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他叫许烈洪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的一名团长，这次来上海治疗枪伤。”

虞方南低声道：“原来是他！”心中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。许烈洪，黄埔一期，北伐著名战将，在平江、汀泗桥、贺胜桥之战中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
毛林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纠察总队去，你把船票办好了，给我送过来。”

虞方南点头道：“行。”然后将他送出陆记商行。

黄昏，虞方南顺利拿到船票，前往毛林根约定的地点。

暮色中的上海显得说不出的阴冷，街头华灯初上，流光溢彩，繁华依旧，虞方南却有一种心神不定的感觉。多年的江湖生涯，他磨炼出一种对危险异乎寻常的敏感，这种直觉曾经几次救过他的命，现在这种感觉又出现了。透过迷离的夜幕，他仿佛看到这座城市中正蕴蓄着一种可怕的力量，一旦爆发出来，将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磨难。想到这里，他摇了摇头，自知以他的微薄之力，无法改变任何事情，只是希望在动荡来临之际，能完成朋友托付之事，把许烈洪安全送出上海。

他来到一片弄堂区，一直走到巷子深处。

这是一座两层小楼，典型的石库房结构，一楼是仓库，堆放了不少货物；二楼是居室，共有两间房，外间是客厅，里间是卧室，房子的地板、墙壁和楼梯都是木料的，走起路发出“咚咚”的声响。

虞方南敲了敲门，毛林根将他让进屋来。

客厅里坐着一个人，身材不高但很结实，长脸浓眉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虽然病中略显疲态，身上依然带着不怒而威的气势。虞方南看了他一眼，便知道这是一个军人，身上有一种军人独有的味道，那是一股身经百战才会磨砺出的气质。

毛林根给两人做了介绍，虞方南与许烈洪的手握在一起。此刻他并没有想到，这次见面之后，两人会成为一辈子的朋友，许烈洪的人格魅力一直影响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。

虞方南将船票拿出，交到两人手里。

许烈洪随手将船票放在桌子上，拿起一张报纸，道：“看过这张报纸吗？”

虞方南见报纸的标题是“国民革命军楚怀荆将军在沪遇刺身亡”，标题下



用铅笔画了重重的粗线。他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事轰动上海滩，报纸上说杀手是孙传芳派来的。”

许烈洪道：“一派胡言！”他一拳砸在报纸上，道，“这种手法我太熟悉了，杀害楚教官的凶手与昨天的刺客是同一个人，一定是他，程天境！”

毛林根道：“你认得凶手？”

许烈洪苦笑一声，道：“何止认识，我和他同为黄埔一期学员，一同参加北伐，淡水城战役中，我救过他两次，他救过我一次，算起来他还欠我一条命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可他却要杀你！”

许烈洪道：“我们选择的道路不同！”他神情凝重，道，“我这位同学军事理论课成绩平平，对射击、格斗却十分专注，尤其擅使冷兵刃，黄埔同学中无人是他的对手，被戏称为‘黄浦第一高手’。”他望着窗外，目光变得深远，道，“我许烈洪何德何能，竟然惊动这位御用杀手亲自操刀。看来我选择的道路，已经令南京的蒋某人非常不痛快了，他希望我永远把嘴闭上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咱们必须转移，晚走一天就多一分危险。”

许烈洪冷冷一哼，道：“我不走。”

毛林根有些急了，道：“你不走，为什么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楚教官的血仇，不能就这么算了！程天境如果跑回南京，我拿他没办法，可他既然来到上海，那就别想走了。我们俩终究要做个了断，这是我跟他的命运，注定一个人要死在对方手中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，姓程的脑袋，交给我们纠察队来办，你明天必须撤离上海！”

许烈洪道：“请你转告组织，程天境不除，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。我请求留下，解决这个麻烦后再走。”

毛林根还想再劝，但是被许烈洪的眼神一逼，便说不出口了，心中又是焦虑，又是无奈。

这时，一直没有开口的虞方南说话了，道：“船票是明天傍晚的，距离登船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。”他看了看两人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，“除掉一个人，这个时间够用了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想要保证许团长的安全，躲来躲去不是长久之计，最直接的办法是把刺客干掉。只要他一死，一了百了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上海这么大，我们根本不知道姓程的在哪里，怎么下手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你别忘了，上海满街都是‘包打听’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两天黑市上有人打听许团长的下落，开价三百块钱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已经

查到出价者的住处，相信这人就是程天境。”

许烈洪精神一振，道：“程天境行踪飘忽，得有人一直盯着他……”

虞方南道：“我安排人跟他同住一家饭店，一刻不断地盯着他。”

许烈洪当即说道：“事不宜迟。我们现在就去，趁着天黑，把事办了。”

毛林根却道：“不行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必须请示上级。”

许烈洪略一犹豫，道：“这样吧，你马上去请示，我们等你的消息。”

毛林根道：“好，我速去速回，你们等着我。”说完抓起帽子，快步走出屋去。

等他走后，许烈洪起身穿上外衣，对虞方南道：“我们走吧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不等毛林根了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战机稍纵即逝，靠请示行动，什么事都耽误了。你是本地人，能不能搞到称手的家伙，程天境不好对付，空手干不过他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没问题，我负责武器。”

许烈洪满意地笑了，道：“你这小老弟，是把干事的好手，走吧。”

两人出了隐蔽地点，叫了两辆黄包车，来到公共租界的远东饭店。

虞方南指了指四楼一扇亮着灯的窗户，道：“他就住那个房间，整层最豪华的一间。”

许烈洪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住这么好的房间，不是程天境的做事风格。”做为刺客，时刻处于杀人与被杀之间，最忌讳住高层楼房，一旦被人堵住，很难有机会脱身。最好的选择应该是平房，位置处于居民稠密地区，万一发生危险，屋顶的晒台便是逃生通道，只要动作敏捷，从晒台跳到隔壁的屋顶上，就能迅速消失在密如蛛网的里弄小巷中。许烈洪虽有疑虑，但是时间紧迫，已经来不及再做调查，便跟随虞方南上到饭店四层，进入预先安排好的房间。

屋中有一个小伙子，是虞方南从梅镇带来的小兄弟，叫王金戈，一直做为虞方南的得力帮手，见两人进屋，急忙站起身来。

虞方南将食指放在嘴唇上，示意大伙儿说话小声点儿，对王金戈道：“隔壁怎么样？”

王金戈道：“没什么动静，他吃饭回来后一直待在屋里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叫你准备的东西呢？”

王金戈道：“带来了。”说着取过一个皮箱，放在床上打开。箱中是两把柯尔特转轮手枪和十几发子弹，胡桃木枪柄上的精致图案在灯光下发出幽幽的光泽，制造工艺极为精良。许烈洪挑了一把，将子弹填入弹巢，“喀的”一声合上转轮，道：“不错，是把好枪。”



虞方南拿起另一把枪，顶上子弹，向门口瞄了瞄，道：“用过吗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柯尔特转轮手枪，0.45 大口径柯尔特枪弹，五十米内击中要害，一枪毙命。我当营长时用这种枪，好使！”

虞方南道：“你是军人，用枪不是外行，我不多说了。计划是这样，五分钟之后，隔壁的教堂将要鸣钟，金戈负责弄开房锁，我和你闯进屋去，击毙程天境，借钟声掩盖枪声，尽量不惊动饭店的客人，得手后迅速撤离。”

许烈洪补充道：“开枪要快，争取一枪毙敌，不能给他反击的机会。”

两人再次检查枪支后，走出房间。楼道里寂静无人，三人蹑手蹑脚走到隔壁房前，虞方南使了一个眼色，王金戈快速蹲下，取出两根极细的钢条，插入房门锁眼，轻轻转动，大约过了一分钟，锁眼发出“喀”的一声轻响，他转头向虞方南点了点，闪到一旁。

虞方南拔枪在手，与许烈洪交换一下目光，一左一右靠在门旁。虞方南用手指打出信号：“一、二、三！”当他数到三时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隔街的教堂传来钟声，巨大的声波在夜空中震荡。虞方南一膀撞开房门，冲进屋去，许烈洪紧随其后。

只见屋中站着一人，看着房门被撞开，一脸愕然。许烈洪大叫：“等等！”然而教堂的钟声将他的声音完全淹没。与此同时，虞方南的枪也响了，那人眉心绽开一个血洞，身体直直向后倒了下去。

从破门到开枪，只用了不到十秒钟。随着教堂的钟声停止，屋中也变得沉寂下来，淡淡的火药味中夹杂着一丝血腥气。

虞方南收起手枪，示意王金戈将房门关上。许烈洪脸色阴沉，默默地看着尸体，道：“他不是程天境。”

虞方南眉毛一扬，道：“杀错了人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他叫张镇南，曾在第一军参谋部任职，现在是南京蒋某人的特派专员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楚教官的刺杀令，就是由他下达给程天境的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既然是同伙，那也不算错杀了。”说着蹲下身，解开张镇南的衣服，将他衣兜中的怀表、钱包、钢笔等物件一一掏出来，收进自己的口袋。王金戈则打开张镇南的行李箱，大肆翻弄，将看似值钱物品都装了起来。

许烈洪道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伪装一个抢劫现场。一个外乡人，这么被人杀了，肯定要惊动巡捕房。在上海滩，这种图财害命的事再常见不过，巡捕房见得多了，回去写份报告交差了事，不会深究。”他将尸体从头到脚搜了一遍，确认再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才站起身，道，“金戈，你那边怎么样？”

王金戈笑着过来，道：“大哥，你看。”说着递过来一个信封，里面是黄

灿灿的六根金条。

虞方南将金条掂了掂，道：“行啊，这一趟没白来。”他拣出三根金条，道，“许团长，你也出了力，咱们二一添作五，一人一半。”

许烈洪皱了皱眉头，对这种行为颇为不屑，道：“都给你，我不要。”

虞方南毫不客气，将金条装进自己兜里，道：“你别笑话我，这是我们青帮的做法，为了找到这个人，我贴进去不少钱，再加上饭店租房的费用，总得从他身上找回一点儿本钱。再说了，这些钱财留在屋里，与其便宜了巡捕房的人，还不如便宜了我。”说完，坐在沙发上，从茶几上拿起一瓶洋酒，道，“甘武士特酿白兰地，这种酒可不常见，市面上价格贵得惊人，难得在这儿碰见了。许团长，咱俩喝几杯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你不是要迅速撤离吗？还有闲情喝酒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茶几上有两个酒杯，他一定在等客人拜访。用这么名贵的酒招待，可见来客一定非常重要。”

许烈洪心念一动，道：“来客很可能就是程天境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我们赌一赌，如果真是程天境，顺手把他收拾了，不过再多费一颗子弹而已。”

许烈洪想了想，在沙发上坐下，道：“那就……喝一小杯。”

虞方南一笑，将酒杯倒满，两人默默地品尝美酒，望着灯影下的街巷。夜色渐渐深了，弯月在云中穿行，时隐时现。街上行人寥寥，夜风透过窗棂吹来丝丝凉气，喧嚣的城市在这一刻变得静谧安宁。

大约过了十分钟，守在门口的王金戈向屋里打了一个手势，示意楼道里有脚步声。

虞方南反手将台灯熄了，一个箭步蹿到门边，右手掏出手枪，打开保险，同时左手从腰间拔出一柄匕首，当真静如处子、动若脱兔。他回眸一扫，发现许烈洪也已站在衣柜后，枪口向外，手中攥着备用子弹，身体呈现最佳射击状态。

虞方南向他竖了竖大拇指，然后将耳朵贴在门上，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停在门前。

隔着门板，虞方南感到门外传来一股森然的杀气。他闯荡江湖多年，杀手、刺客见过不少，却从没感觉过如此凌厉的杀气，直觉告诉他，门外必是程天境无疑。他将枪筒顶在门板上，心中判断着程天境站立的位置。就在他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，“喀”的一声响，门板破裂，一柄雪亮的刺刀破门而入，直奔虞方南的心窝而来。

虞方南反应奇快，身子往后一倒，刀尖贴着他前胸划过，只差半分就将他的胸口豁开。与此同时，许烈洪的枪响了，子弹密如雨点，打得门板木屑



纷飞。虞方南一个滚翻，不及站起，跪地射击，一口气将枪中六发子弹全打了出去。一片烟尘中，木门上留下十二个弹孔，楼道的灯光从弹孔中照射进来，依稀可见门外空空荡荡，不见刺客的影子。

两人退掉弹壳，重新填入子弹。虞方南一脚踹飞门板，冲进楼道，枪指两侧，却连人影都没瞅见，对方已如幽灵一般消失了。

虞方南背心一片冷汗，短短十几秒的时间，自己已经从死到生走了一个来回。他从没遇到过如此可怕的对头，出手前毫无征兆，一刀夺命，若不是自己反应机敏，早已成了他刀下之鬼。

许烈洪走到对面墙前，道：“你看这个。”

只见墙面上印着十二个弹孔，那是弹头留下的痕迹，其中一个弹孔边缘粘有血迹。虞方南道：“他中弹了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从弹道上看，他应该是左肩部中弹，这种穿透伤不会危及生命。算他命大，子弹再偏几公分，世上就没有这个人了。”他看了一眼虞方南，道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虞方南看了看割裂的衣襟，道：“还好。”

许烈洪道：“你运气不错，碰巧赶上程天境没有携枪，否则的话，十个你也给毙了。”

虞方南不解地道：“他怎么发现咱们的埋伏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是我疏忽了，他闻到了气味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什么气味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火药的气味。你开枪射杀张镇南后，空气中有火药残余的味道，被程天境察觉了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他鼻子有这么灵敏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他的视觉和嗅觉敏锐得异乎寻常。当年东征的时候，我跟他在一个战壕里作战，一场仗打下来，鼻里嘴里全是硝烟的味道，嗅觉已经变得麻木了。可他在一米之外，仍能闻出我两个小时前提吸过烟，甚至能辨别出烟草的产地。”

虞方南点了点头，由衷地说道：“厉害！”

许烈洪道：“巡捕房的人很快就要到了，咱们快走，被他们兜上就麻烦了。”说完叫上王金戈，三人回到隔壁房间。过了不久，租界巡捕房的探员赶到，照例勘察现场，寻找相关人员求证，一套常规内容干完后，将发案命的房间查封，收队回去整理证据。

虞方南把那瓶甘武士特酿白兰地顺手抄了回来，在房间里自斟自饮，神情怡然自得，仿佛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般。

许烈洪却像怀着很重的心事，坐在椅子上怔怔地出神。

虞方南见他神色凝重，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许烈洪道：“张镇南约程天境见面，究竟是为了什么事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一个是政府特使，一个是军队训练的刺客，还能有什么事？当然是传达下一个刺杀的目标。”

许烈洪道：“这个人会是谁呢？”

虞方南道：“天晓得，除非张镇南死而复生，只有他才能解答这个问题。”他想了想，取出装金条的信封，从里面倒出一张照片，道，“这张照片和金条放在一起，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”

许烈洪一看照片，脸色顿时变了，道：“明白了，程天境下一个出手的目标就是他。”

虞方南道：“谁？”

许烈洪缓缓说出三个字：“汪寿华！”

虞方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汪寿华的名字在上海滩如雷贯耳，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，做为上海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，在三十五万工会会员中拥有极高的威望。

许烈洪道：“这个刺杀行动就是一个信号，上海工人运动轰轰烈烈，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，看来他们已经沉不住气，要向共产党人下毒手了。”他霍然起身，道，“不行，我必须马上赶到总工会，揭露敌人的阴谋，提醒大伙儿早做准备！”

虞方南没有犹豫，当即说道：“我道路熟，我带你去。”

三人离开饭店，刚走出不久，只听闸北方向传来几声闷响，震得大地都在轻轻摇颤。许烈洪耳尖，听出这是迫击炮的声音，总工会并没有这类重武器，心中不由得一阵担心。他对武装纠察队的情况是了解的，这支队伍基本上由产业工业组成，人数不少，装备以老式步枪和短枪为主，轻机枪的数量少得可怜，重武器完全没有。队伍的战斗素养参差不齐，虽然骨干人员受过短期培训，但是上过战场、有实战经验的几乎没有，这样的队伍战斗力可想而知，尽管声势造得很大，真打起来，战斗力还不如正规军的一个团。

想到这里，许烈洪深感压力巨大，于是加快了步伐。

夜已深，街面上行人稀少，一辆黄包车都看不到。三人徒步向商务俱乐部走去，耳畔不时响起零乱的枪声。

三人在路上遇到几个跑散的青帮的徒众，虞方南上前打探情况，得知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组织大批帮派分子，今晚统一行动，武力冲击总工会各个办事处。其中闸北湖州会馆、商务印刷所、华商汽车公司、三山会馆、天通庵、曹家渡、吴淞、江湾浦东等地方都发生了激烈战斗，其中纠察队总部打得最凶，大流氓张伯歧、顾嘉棠、叶焯山、芮庆荣和高金宝率领几